可敬者

文生·施馬迪

VINCENT CIMATTI

(1879-1965)

I. 意大利生活

根據聖人列品部的報告所述：「天主忠僕味文生·施馬迪神父於 1965 年 10 月 6 日在東京逝世。他是本世紀卓越的聖德模範……這個列品案不僅為慈幼大家庭，也為那由英勇的先驅使徒所創立並以殉道者鮮血灌溉的日本教會，有特別意義。」

早年生活

文生·施馬迪在 1879 年 7 月 5 日生於意大利拉韋納(Ravenna)的法恩札(Faenza)。他父母雖然貧窮，但非常虔誠，育有六個子女，其中三個幼年夭折，而文生排行最小。至於其他三個子女，薩蒂娜(Satina)後來當了修女，在聖德芬芳中逝世，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列為真福。哥哥類斯(Louis)成為慈幼會輔理修士，在秘魯傳教時逝世。至於他的父親，我們只知道他是工人，於 1882 年 4 月 5 日英年早逝。

文生三歲時，有幸認識他的未來神師鮑思高神父。1882 年 5 月，他的媽媽羅莎(Rose)帶他參加鮑思高神父在法恩札舉行的講座。講座結束時，她舉起孩子，對他說：「文生，看鮑思高神父！」小文生目不轉睛地注視這位可敬的聖者，對他留下深刻印象。後來，他徹頭徹尾效法鮑聖，以致獲得「日本鮑思高」的美譽。

文生常與哥哥類斯到當地的慈幼會青年中心。他在市立學校讀小學，但在 1888 年入讀慈幼會學校，直至 1894 年至 1895 年的學年結束。年青的文生品學俱佳，受眾人愛戴。他是個有才華的音樂家，擅長獨唱和合唱。大家欣賞他的歌聲，即使在教堂內也拍掌喝彩。

科利佐的初學生

在這種虔誠的祈禱氣氛下，難怪年少的文生考慮成為神父。可是，他柔弱的心靈要面對一個難以克服的難題。他父親在他年幼時逝世，而他哥哥當了慈幼會會士，薩蒂娜也進了修院。如此，他怎能棄下年邁的母親不顧？母親諒解兒子的矛盾，直率地對他說：「如果上主召叫你，我樂於把你奉獻給祂。不要擔憂我，只要為媽媽祈禱便夠了。我仍有能力工作，賺取生活費！」雖然要讓年老的母親獨自養活自己，使文生感到難過，但他信賴天主，離家加入初學院。

文生在科利佐(Foglizzo)認識類斯·雷鳴道(Luigi Versiglia)。雷鳴道是日後中國韶州教區的宗座代牧，在當地殉道，並於 2000 年榮列聖品。會院有 100 多個初學生，施馬迪被視為最優秀的，在各方面表現出眾。他在 17 歲完成初學培育後，於 1896 年 10 月 4 日宣發永願。他發願當日是聖方濟·亞西西的紀念日，文生與這位聖人有許多相似之處。

進修及晉鐸

已發願的施馬迪在完成初學培育後，到杜林的瓦沙利切(Valsalice)會院進修。他在這裡身兼多職，生活至 1925 年才啓程到日本。他在最初三年先修讀哲學，其後一邊讀書，一邊在會院附設的學校任教。1900 年，他在帕爾瑪皇家學院(Royal Academy of Parma)取得音樂學位，三年後獲得杜林大學的自然科學博士學位。教育學的教授逝世後，長上希望他取得合適資格擔任教育學的教授，於是他再入讀大學，在哲學系主修教育學，於 1906 年 7 月取得博士學位。與此同時，他也為準備晉鐸而修讀神學。他在 24 歲晉鐸。晉鐸禮於 1905 年 3 月 18 日舉行，由若望·賈烈勞蒙席(Mgr. John Cagliero)主持。他向院長類斯·畢塞特神父(Father Luigi Piscetta)提交的晉鐸申請書寫道：「請為我祈禱，我寧死也不願作不相稱的基督司祭。」院長形容他是「偉大的學者，品德的典範」有人說他心胸廣闊，像極鮑思高神父。

瓦沙利切的教務長

文生出任教務長(Dean of Studies)，負責管理學習和紀律事宜。談到他如何履行職務，有人說：「施馬迪神父活現了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。他與學生相處時，像個慈祥的兄長，從不責罵任何人。他審慎周詳地處理任何事務，像兄長般規勸和鼓勵所有人。無論處理任何事，他也兼備權威與慈愛，以致幾乎毋須責罵學生。」他像朋友和慈父。如果有需要糾正別人，他會等待合適時機。

聖史若望會院院長

1912 年至 1913 年學年初，他繼續在瓦沙利切任教，並出任杜林聖史若望會院的院長。那是鮑思高神父親自建立的第二座會院，附設學校和青年中心。他亦兼任省議會議員。談到這職務，有個當時與他相熟的人這樣說：「施馬迪神父懂得在會院各部門，激發熱誠、動力和喜樂。他在任七年間積極工作和實踐慈幼會精神，是這座會院最獲得敬愛和尊重的院長。」然而，這有點言過其實。真福彌額爾·盧華、聖理納(St. Leonard Murialdo)、真福類斯·關尼拉(Aloysius Guanella)及真福李納德神父等偉大聖人亦曾管理這座會院，但他的話使我們清楚明白，文生·施馬迪神父確是深受會士和青年愛戴。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沒有沖淡他的熱忱，反而激發他推動更多活動。

當時的一個青年寫道：「他不會忽視任何對我們有益的事，在他眼中沒有微不足道的事……他以言行教導我們作虔誠的基督徒和良好公民；他說話簡潔，即使在小事上也為我們樹立善表。」多年後，他那些仍然在生的舊生經常在聖母無玷始胎節聚集，懷緬過去在學校生活的美好日子，還有這位難忘的院長。1969年12月8日，他逝世後四年，他的舊生組成代表團，促請當時的總會長李載理神父(Father Ricceri)盡快為舊院長施馬迪神父展開真福和聖人列品程序。

瓦沙利切的良師

1919年，文生神父返回瓦沙利切，繼續熱心履行司鐸與導師的使命。他抵達會院時，學生興奮若狂，不理他的反對，興高采烈地把他抬了起來。有個學生說：「施馬迪神父比鮑思高神父其他神子，更能活出慈幼會精神啊！」這位老師授課清晰、精確、簡潔、有條不紊、生動有趣、一針見血。學生上課後有所領悟，輕鬆完成考試，成績驕人！

如果知道他如何實踐預防教育法，便不會對他的成就感到驚訝。雖然當局者迷，但從他寫給舊生的信，可見他是個成功的教育家：「我不知道我的同事對我有甚麼看法，但我遵從真正的慈幼會原則，因此毋須施行責罰，並能順利執行教職，與舊生維持良好關係。鮑思高神父的教學法有兩個要點：勤領聖事、獻身的愛。本年（1936年）是我發願和教學四十週年，我很高興能像鮑思高神父一樣，無論為舊生、青年中心的青年和神職修士的益處，要求他們作甚麼事，他們也會答應。不要厭倦與青年談話，要不斷規勸他們。每天為天主交給我們照顧的人祈禱。」

獻身的看護

雖然他不是看護，但他時常幫助和代替看護，以關愛和犧牲精神照顧病人。施馬迪為病人從事最卑微的工作，甚至願意照顧患傳染病的人。博魯奇神父(Don Bortoluzzi)憶述以下事件說：「我的同伴安東尼·高華克(Anthony Kowacic)是個19歲的神職修士，於1911年在高中一年級時患上粟粒性結核病。有一段時間，他晝夜需要照顧。這位學識淵博的教授同情照顧他的看護，提出代替他。他徹夜不眠地在病床邊照顧患病的修士，日間繼續教學。在第一個星期，他仍可如常出色授課，但在第二週已顯露疲態。他感到渴睡時，唯有使勁搖頭保持清醒。當時我同伴的病況開始迅速惡化。這位仁慈的長上盡力照顧他，雖然越來越疲倦，但仍然熬夜照顧病人，堅持到最後。高華克病逝後，施馬迪須休息數天，方可回復體力。」

曼奧尼神父(Fr. Mangioni)敘述說：「1922年1月，我有個同伴在瓦沙利切的醫務室死於急性肺炎。施馬迪在他臨終時，仁慈親切地照顧他，因此我們常說：『如果能在瓦沙利切逝世，有施馬迪神父在床邊照顧我們，真是有福了。』」

母親逝世

他是個孝順的兒子，關心一貧如洗的母親。羅莎·施馬迪經常捱餓。1921年11月，文生神父謙恭坦誠地寫信給省會長說：「法恩札的慈幼會學校每天給我母親一些熱湯和麵包，她也每天領取一里拉的生活津貼……她原本仍有能力幹活，但現在已體力不支——這也難怪，她已83歲了！我每天想到她不幸的境況，不禁飲泣起來。我希望幫幫她。我哥哥是也慈幼會會士，但遠在美國，姊姊是修女，但目前身在佛拉諾尼(Frasinone)。母親在家受苦，急需更多津貼，否則便要負債，甚至可能缺乏生活所需。可敬的神父，我沒有誇大其詞。我請求給她一點援助。請你按上主的意願行事，我萬分感激。」

四個月後，施馬迪神父被召到臨終的母親床邊，僅趕及與她談話一會，給她送臨終聖體。這位充滿信德的小婦人握著司鐸兒子的手說：「我曾準備你初領聖體，現在我快要離開世界了，能夠從你手上領受臨終聖體，我真是高興。」兩日後，即1922年3月5日，他寫信給省會長說：「昨天下午二時正，我可憐的媽媽去世了……請為她祈禱，亦請通知我在秘魯皮烏拉(Piura)的哥哥。我會在葬禮後寫信給他。我在世上再沒有牽掛，只要天主賜我繼續生存，我也會熱切為成聖和修會獻身。」

瓦沙利切會院院長

其後，修會宣布施馬迪神父出任瓦沙利切會院院長，大家歡喜若狂。他是良善的院長，絕不訴諸權威，以微笑和鼓勵的話對待任何人。他懂得處理任何困難，寬宏大量，讓任何事物也對大家有助益。他活力充沛，溫和親切，積極推行多種工作，徹底獻身，樂觀開朗，為青年提供真正的基督徒和慈幼會培育。施馬迪懂得如何組織真正的慈幼會團體，因為「他是具備父母心的院長，懂得諒解和同情別人，亦為大家帶來平安。」

II. 日本傳教士

渴望成為傳教士

1922年10月4日是他發願的銀禧紀念。當日，文生神父寫信給歐培拉神父(Fr. Albera)，表露真摯情感：「我希望上主在賜我本年到傳教區，這是我多年的渴望。神父，請相信我，我常想著傳教區，沒有甚麼比使徒工作更吸引我。我心裡有許多構想，經常幻想與遭受遺棄的土著為伍，並為他們祈禱。上主何時才接受我的奉獻啊：『我在這裡，請派遣我。』我知道我要向上主掠奪這恩寵，我非常肯定……我曾公開說，我越來越厭倦因循平凡、有時顯得虛偽的生活。我夢想到別的土地，呼吸清新空氣……此事我已考慮25年，我透過長上向天主提出請求。」

日本傳教團領隊

1925 年是慈幼會首批傳教士啓程的金禧紀念，修會隆重慶祝。總會長斐理伯·李納德神父希望在這年建立日本傳教區。教廷傳信部就日本傳教工作頒布若干指引：「鑑於日本的學術和社會發展，到當地服務的傳教士須具備卓越素質；他們應有能力在高等教育院校任教，這是為結出靈性美果所必需的。」長上知道教廷的意願後，任命施馬迪神父為首個日本傳教團的領隊，團員為六位神父和三位輔理修士。他們在 1925 年 12 月 29 日啓程離開熱那亞(Genova)。經過 42 日的航程後，他們在 1926 年 2 月 8 日抵達日本門司(Moji)。剛抵達的傳教士先探訪邀請他們到日本的長崎(Nagasaki)主教，然後繼續往宮崎(Myazaki)進發。

由於言語不通，因此他們起初難以適應生活。雖然他們積極學習日語，但仍感費勁，而且進度緩慢。除此以外，他們不得四出活動，亦思念祖國。為恭敬聖母及克服膽怯和恐懼，每個神父在老師協助下，用日語準備一篇簡短講道，熟記後公開宣講。施馬迪寫信到意大利說：「雖然我們也不完全明白自己在說甚麼，但非常興奮。那些基督徒說：『這些傳教士真奇怪，他們在教堂內說話流利，但在外面竟然甚麼也聽不懂。』」他們終於克服恐懼，日語日漸進步。

推行工作

慈幼會會士抵達日本不足一年，便要負責管理宮崎及大分(Oita)兩個傳教區。兩個地區合共只有不足 300 個教友，大部分是窮人。施馬迪神父是宮崎首任主教。1928 年，兩個傳教區合併為一個獨立傳教區，由施馬迪神父出任長上。1935 年，該傳教區成為宗座監牧區(Prefecture Apostolic)，傳教區長上順理成章地出任宗座監牧之職，具有主教權力。然而，到了 1941 年，鑑於民族主義興起，日本教會的未來使人憂慮，教廷認為讓本地人出任聖職是較明智的辦法。施馬迪神父非常願意退位，也不認為隸屬比他年青或經驗較不足的會士是羞辱。他寫信給教廷說：「為日本裔的長上工作有助我消除偏見，並能發揮天主教傳教士的真正價值。」他在一次退省對會士說：「我們的主要方法不是工作、說話或外在的事物，而在於祈禱，更在於聖德。傳教士的聖德比他們的偉大工作更重要和有效。除非發自信德，否則工作本身是空洞的。」

音樂福傳

日本的慈幼會事業由服務青年和平民開始，就像鮑思高神父在杜林所作的一樣。施馬迪成為孩子的朋友，照顧傳教區每一個人。在他們傳教首年，方濟會神父在公眾會堂籌辦音樂會，以慶祝聖方濟·亞西西的七百週年紀念。施馬迪神父當時的音樂表演備受好評。其後，他在日本各地演出，在每個演奏會結束後，領隊也會傳道。無論任何人邀請他，即使他多麼疲累，也總不拒絕。他的演奏會及其他各種活動的主旨，就是「藉著這種溫和、友善和富有教育性的方

法，盡量把福音帶給更多的人」，而日本人也很欣賞。1928年4月，施馬迪神父致函給李納德神父說：「在聖母月，我們到東京所在的本島各地巡迴演出，藉著舉行音樂演奏會讚美天主和宣傳我們的工作，尤其是推動傳教士工作和傳揚信仰。聖母進教之佑及鮑思高神父將廣為人知。願上主賜我像祂的僕人鮑思高神父般能言善道。」他曾在1932年寫道：「我已演出約30場演奏會，有15,000人聽過福音。我晚上從大分回來，明天便要到別府(Beppu)舉行另一個活動。」

前任耶穌會總會長伯多祿·雅魯培神父(Father Pedro Arrupe)當時在日本當傳教士。他說：「我認為施馬迪神父可作為所有傳教士的模範。愛德驅使他完全融入他所愛的日本人民。他向所有人伸出友誼之手。不僅是慈幼大家庭，我們這些有幸與他接觸的人，也會從他和他的傳教事業獲得極大啟發。」

在日本政府還容忍基督信仰的時期，施馬迪神父的音樂使許多人認識天主教信仰。如果沒有施馬迪神父，這些人或許仍然活在無知和偏見之中。實在，在許多地區，施馬迪神父成為基督信仰的代名詞，他透過音樂造福日本人民。」

日本省會長

根據1937年12月20日頒布的法令，聖方濟·沙雷氏在日本傳教的地區成為會省。一如所料，雖然施馬迪神父從沒想過承擔任何職務，但獲委任為首任省會長。儘管他提出反對，但也出任此職直至1949年。他常說：「我不懂得怎樣發號施令，也不懂得怎樣作長上，或吩咐別人做事。我不是適合高位的人。我可以教書或在農田工作；因上主的名，請讓我退下高位吧。」他須為所有工作尋求必要的經濟援助，照顧散居不同地區的慈幼會會士，以及管理小修院等特殊工作。他要時常維持會士的士氣，避免沮喪；他認為沮喪是修道傳教士最大的誘惑。此外，他要負責修會擴展和照顧聖召。只有上主知道他所作的犧牲和所面對的困難。施馬迪神父如此工作多年，總是充滿喜樂，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他像護守天神般照顧眾人。他的一句話或一封信，特別是他的臨在，也為所有人帶來喜樂及勇氣。

退任省會長

謙遜的施馬迪神父認為他不適合領導別人，認為退任後可更積極履行修道承諾。此外，他也感到應為教學上的不足負責。因此，他多次寫信給長上，要求讓他退任長上職務。總會長最後在1949年致函給他說，他的祈禱獲俯允了，並感謝他對修會的所有貢獻：「我要感謝你出任省會長期間所作出的偉大貢獻。」施馬迪神父回信說：「我已接獲你的來信，感謝你接納我多年來不斷提出的要求。請幫助我相稱地感謝上主的恩惠。我肯定我的退任對會省有益，亦更有利於人靈的福祉。我要感謝眾長上所作的貢獻，別以為那是我的功勞。會士憑藉天主的恩寵行動。我確是一直努力盡忠職守，但也曾經犯錯，尤其是沒有盡力遠避罪惡及防止人靈喪亡，或許也錯過一些聖召……至於將來，我準備好面對

任何事，繼續在日本工作，或服務祖魯族人(Zulu)或其他部族，或是服務麻瘋病人……」

為施馬迪神父撰寫傳記的作者提及他退任日本省會長時說：「他退任後，我們可以說日本慈幼會事業的光輝歲月——或更好說是黃金時代——結束了。慈幼會事業往後的發展，主要有賴於會士秉持他帶來的真正慈幼會生活和傳統。」

新任省會長為人審慎，也很敬重施馬迪神父，堅持要求長上讓他留在日本。事實上，所有會士也希望他留在會省。這位屬於天主的人真的無官一身輕，視之為天主的特殊恩賜。他並非感到疲累，也不認為自己是個老人（其實他當時已70歲了），但他希望作個沒有任何正式職務的慈幼會會士。然而，眾人認為他是會省的寶藏，所有會士也認為他必須留在這裡，希望他越長壽越好，那麼他可作為慈幼會會士的模範，尤其是為年青會士。可是施馬迪神父認為自己實在一無是處。

施馬迪神父是調布(Chofu)自備學院(Studentate)的告解神師，須負責教授幾堂課。他認為自己工作量太少，因此寫道：「從事這麼少量的工作必然無損健康，但這實在是我最沉重的十字架。我要求更多工作……為安慰自己，我這樣想：『他們還可給我甚麼工作？』……願天主的名時時處處受讚美。我要藉著祈禱，按我卑微的能力遵行祂的聖意。」一次，醫生吩咐他多休息，但施馬迪神父引用鮑思高神父的話答說：「醫生，只有這帖藥可取我性命。我絕不能服這樣的藥。」

調布培育團體院長

1952年，施馬迪神父在意大利杜林出席全會代表大會。回來後，他獲派往調布出任培育團體院長。他在這裡服務9年，直至1962年3月。調布會院是綜合會院，既是初學院，也是神哲學生的培育會院，亦曾有多批備修生在此生活。因此，這類團體的院長自然十分繁忙。施馬迪神父盡力履行職務，所有人也感到滿意。

1955年，他慶祝晉鐸金禧紀念。總會長徐載德神父(Fr. Renato Ziggiotti)是他在瓦沙利切(Valsalice)的學生。徐載德神父在慶祝典禮發表頌詞。他說：「我認為施馬迪神父是我所認識最完美的慈幼會會士。他虔敬、善心、充滿友愛精神和慈父情懷、具備拯救人靈的能力……他就像另一位聖若望·鮑思高。」

這位天主忠僕在調布出任院長期間，有一位曾是神學教授的慈幼會神父一直與他共事。這位神父說：「我必須承認，我從沒有遇過比調布培育會院更複雜的會院。儘管如此，一切順利運作，大家也很滿意……他的成功法門是甚麼？我肯定是這位聖善院長的祈禱、他的愛德、平安和信賴。簡言之，他只要在場，便能營造家庭氣氛，這就是他的致勝之道。即使有時遭嚴厲責備，施馬迪神父也能保持忍耐，他也絕不會抑止別人的熱忱……」

暮年生活

1962年3月19日，聖若瑟紀念日，省會長向團體公布，施馬迪神父的任期已滿，修會已委任繼任人。消息公布後，第一個發言的施馬迪神父說：「省會長宣布已委任繼任人後，我心裡高唱『謝主辭』(Te Deum)，感謝仁慈的上主。我為這恩惠感謝新任院長和長上。我與眾會士一同向院長表示衷心感激……敬愛的艾方索神父(Fr. Alphonse)，請幫助我們，指引我們，我們與你團結一起，因此我們必能成為出色的慈幼會會士。」

就在當日，他把一封長信交給新院長。他在信中說：「我任憑你差遣，請隨你心意指派我吧，給我任何你認為合適的工作。我請你隨意規勸、命令和責備我……」這就是一位獲眾人敬仰的資深會士，向一個曾經接受他許多恩惠的年青會士所表露的心聲。自此以後，施馬迪神父尊敬長上，猶如自己一直從屬於他和需要他的引導。

患病期間的善表

1963年5月30日，他接受全身檢查。這不是因為他感到不適，而是修會出於審慎對年長會士的照顧。然而，經檢查後，發現他必須立即住院。他住院一個月後才可回家，但即使回家後，他的病況也不穩定。他臥病在床，兩年半後病逝。在這期間，他在所有事上都是眾人的模範。當有人問候他時，他總是答說：「我很好，因為上主願意我這樣生活。」

施馬迪神父的健康日漸衰退，儘管視力和聽力衰弱，但神智清醒。我們可以說，他擁有另一種世間罕見的感知能力。他每天下床行動的時間，就是在房內舉行感恩聖祭。感恩祭結束後，他便躺回床上獻上純潔的敬禮。舉揚聖體聖血和領聖體的時刻，他流露與眾不同的虔敬。他舉起消瘦的手，溫柔地呼喚「耶穌，耶穌」，就像他等不及要會見耶穌。經常在他房間舉行感恩祭的院長亞豐索·克科拉神父(Father Alphonse Crevacore)說：「如果我懷疑耶穌在聖體的真實臨在，那麼施馬迪神父舉行感恩祭時的行徑足以使我重拾信德。」1965年3月19日，他慶祝晉鐸60週年紀念。

與世長辭

1965年10月5日，負責照顧施馬迪神父的看護是附近母佑會初學院的初學生。她如常進行靜脈注射後，正準備離開之際，聽到施馬迪神父說：「夠了。」藥物經常使他痛楚，但他從沒有抱怨，亦感激別人的照顧。

看來終點在望了。他曾克服許多其他危機，會士希望他這次也能度過難關。然

而，他的病情在翌日急轉直下。院長在看護急召下前來爲他傅油，並給他附有部分大赦的教宗降福。眾人熱切祈禱。他的呼吸越來越沉重。亞豐索·克科拉神父披上祭衣，開始舉行感恩聖祭。在成聖體時，垂危的施馬迪神父張開眼睛，然後在感恩祭尾聲主祭說「彌撒禮成」時，他呼出最後一口氣。隨著基督的祭獻結束，他也完成在世旅程。基督在加爾瓦略奉獻自己，而施馬迪神父的一生則是獻給基督的祭品。他的臨終時刻是他一生的概述。所有人也感到在見證一位聖人的死亡。加爾默羅修院的女院長說：「我不致以哀悼，反要祝賀你們和整個修會，因爲你們培育了一位聖人。」

施馬迪神父的葬禮很盛大。他的遺體葬於公墓。兩年後，施馬迪神父許多朋友希望爲他建造紀念碑。他們有一座美麗的小聖堂，設有地下室。1967年10月5日，施馬迪神父逝世兩週年，他的遺骸在公墓火化後，移至小聖堂的地下室。各地有許多人探訪他的墓地，在他的遺骸旁邊待一會兒，相信他會爲他們向天主轉禱。

III. 多重優點

屬於天主的人

施馬迪神父是屬於天主的人，一生竭力全心全意走近天主，從沒有背離此道。他努力學習不間斷地祈禱，時刻與天主結合。一次，他坦率承認說：「我的思想有兩個層次。較高的層次與天主結合，而較低的層次則專注於日常工作。」有個母佑會修女曾對他說：「神父，你時常祈禱啊。」施馬迪神父簡單地答說：「我們要時常思慕天上的事……」

祈禱生活

施馬迪神父認爲祈禱與呼吸無異。我們可以補充說，他沉迷祈禱，否則他不會時常祈禱。他規勸所有人祈禱。施馬迪所有工作的最有效手段，就是祈禱。他常說：「除非祈禱，否則日本不會悔改……即使你在彈奏鋼琴或小風琴，讓每個音符也成爲敬愛天主的行動吧。」他曾寫信給李納德神父說：「請你在退省期間向會士講話時，特別提及這個充滿困難的傳教使命；如果沒有他們的祈禱，這工作不能成功。我只請求祈禱。」他經常誦唸短禱。他的舊生憶述說：「你會在日本看見一個時常祈禱的人。他在瓦沙利切生活時已經如此！」

克己精神

施馬迪神父常說，最好的克己就是善度日常生活，並盡忠履行本分。因此，他以實踐偉大的克己，但表現得像沒有受甚麼苦，而是感到喜樂和滿足。他在炎熱潮濕的夏季從不使用風扇。他常說：「留給感到熱的人用吧，我很好。」同樣，他在寒風凜冽的冬季也不使用辦公室的暖氣設備。他不談論或評論食物，那是

他母親自小訓練他的。他很少吃肉，即使吃肉時也選擇份量最少的。那些與他共同生活多年的人深信，他的一生就是不間斷的克己，但他喜樂地生活，而且盡忠履行各種本分。

照顧本地聖召

施馬迪神父認為：「身為鮑思高神父的神子，尋找和照顧聖職人員的聖召（特別在貧苦階層）也是實踐修會目標，亦關乎修會的存亡。」他致函給宗座代表賈迪尼蒙席(Mgr. Giardini)說：「我已經與一些有意追隨聖召的人會面，這重要工作將要盡快展開。應由日本人歸化自己的同胞。」身為宗座監牧，他關注本地聖職人員的培育，而這些本地聖職人員將會負起發展日本教會的重任。

最耗費他精力的工作，就是建立小修院。小修院最初設於中津(Nakatsu)，其後在 1933 年 11 月遷至宮崎縣，位於會院附近。1939 年 3 月 19 日，傳教區首位日本司鐸誕生，他的辛勞工作終於結出美果。

孜孜不倦的工人

施馬迪神父一直是個孜孜不倦的工人。他從疲累的旅程回來後，便準備下一次遠行，期間還要處理各種事務。他一向早起，在凌晨四時舉行感恩祭。他勤奮工作，猶如古代聖人所作的嚴厲克己。他有許多信件、文章和課堂筆記是在火車上寫成的。他像是宣發了第四個聖願，就是絕不浪費時間。

他認為慈幼會的神修是「工作、幫助青年、教育，甚至在花園掘地。」他常說慈幼會會士不應無所事事，即使到了天上亦然。他曾寫信給朋友說：「我在天上會為你們工作。如果天主允許，我願意在天堂作各式各樣的事。」

神修指導和宣講者

施馬迪在鮑思高神父的學校接受培育，繼承了會祖對修和聖事及宣講天主聖言的熱忱。他常說：「很少人談論告解；我們常遇到需要告解的人。」許多會士主動找他辦告解。一位曾向他告罪的人說：「他隨時候命施行修和聖事。我甚至見過他在演奏會中場休息時，在台上聽告解，暗暗作赦罪手勢，不讓旁人察覺。」他告解時給予的勸導簡潔清晰，而且總是鼓舞人心。

他的另一特點就是隨時宣講天主聖言。他在杜林時，在慈幼會修院為青年主講退省，亦向會士、修道者及平信徒宣講。他在日本主持多次演講和退省，有時甚至要在同一段時期，分身在不同地點主講兩個不同主題的退省。修會長上說：「施馬迪神父為我們主講退省三次。他不會在講道時炫耀自己的博學，但講道內容顯露他的個人靈修經驗和深厚信德。」有個純樸的農夫說：「他說的話，我一半也不能明白，但他的話比其他講流利日本語的神父更能打動我。」

多才多藝

這位天主忠僕多才多藝，具備多種專長。然而，他最卓越之處，就是完全獻身上主，實踐德行。他的體格強壯，健康良好，而且意志堅強，因此能夠從事各式各樣的活動。這是不可思議的，尤其是他工作繁重。儘管他的精神壓力極大，但從不憂慮或分神，因為他懂得控制情緒。他只須休息片刻，便能繼續工作。他是天生的音樂家，生性敏銳，也是個完美主義者，如果自己和別人的表現未如理想，便很容易急躁和不能容忍。若不加以控制，這樣的性格可導致他經常動怒、性急和反應激烈。可是，施馬迪神父努力不懈地改變自己，學懂自我控制，雖然有時不自覺地有點反應激烈，但很快回復平常的溫文謙厚。

導師和教育家

施馬迪神父也是天生的導師。他在法恩札讀高中時已表現這種特質，為同伴補習，並為青年中心的青年講授要理和教授音樂。他在瓦沙利切和日本時也繼續這樣服務。他只有臥病在床，才不會授課。他認為課室是個真正的訓練場所，個人在這裡接受培育，日後成為出色的學者，為天主和社會肩負重任。他的舊生到了老年也在談論他，充滿敬仰和懷緬之情。

作家

施馬迪神父最重視和常用的福傳方法，就是出版。他稱之為「世上最強大的武器，可用於作惡或行善的工具」。他的重要作品包括：

- 《教育學課程》(*Lessons of Pedagogy*)：按政府課程綱要編寫的教育學院用書，全三冊，1140 頁；
- 《農業學課程》(*Lessons on Agriculture*)：全三冊，638 頁，杜林，1922 年至 1923 年；
- 《農夫用書》(*The Farmer's Book*)：附圖解，全六冊，杜林，1922 年至 1923 年；
- 《教育家鮑思高神父》(*Don Bosco the Educator*)：杜林，1925 年，167 頁。本書載有部分鮑思高神父有關教育學的早期研究；
- 在《農業評論》(*Review of Agriculture*)發表的 252 篇文章（1907 年至 1922 年）。

與修女合作

聖母進教之佑孝女會

施馬迪神父為秉持所有慈幼會傳教區的傳統，希望與日本的母佑會修女合作。首批六位母佑會修女在 1929 年抵達日本，其後有更多修女來到。她們負責管理

一所幼稚園，並教育宮崎市的女青年。他效法真福李納德神父，為她們提供神修指導，為她們培育最初的聖召。母佑會省會長瑪利亞·佩特里修女(Sr. Mary Petrobelli)如此概述施馬迪神父與她們的關係：「為修女來說，他是位父親，聖善的父親。我們可說是活在他的庇蔭下。」

仁愛女修會

施馬迪神父在宮崎仁愛女修會的成立過程扮演關鍵角色。身為傳教區的長上，他建議宮崎的本堂神父安東尼·卡沃利神父(Fr. Anthony Cavoli)成立一個由本地婦女組成的修會，以服務老婦和孤兒的收容所。本堂神父聲稱無能為力，但施馬迪神父後來幾乎是命令他實行此事。長上繼續協助他。卡沃利神父承認，若非獲得長上的協助和支持，他無法成立仁愛女修會。1955年，卡沃利神父向總會長徐載德神父提交報告，在報告中寫道：「安東尼·卡沃利神父遵照宮崎傳教區長上施馬迪神父的意願和命令，成立宮崎仁愛女修會。」

徐載德神父的證詞

徐載德神父是施馬迪神父的舊生。他致函克科拉神父，討論他為這位可敬日本傳教士撰寫的傳記：

「昨天我已閱畢閣下有關施馬迪神父的著作。我衷心感謝你撰寫這本內容豐富的作品，我深信這本書將有助有關當局研究這位偉大慈幼會會士的生平，推進他的真福列品程序。他是個與眾不同的人，因其慈幼會精神和聖德而深受景仰。我要祈禱和奉獻生命，猶如香爐的獻香，在適當時候用於這偉大傳教士的敬禮。」

光榮列品

1967年，慈幼會總會長李載理神父(Father Luigi Ricceeri)請亞豐索·克科拉神父搜集施馬迪神父所有文件和著作，為他的真福和聖人列品程序作好準備，這可說是列品程序的開端。克科拉神父編寫《天主忠僕慈幼會傳教士文生·施馬迪的生平》(*Un uomo delle molte vite, il Servo di Dio Vincenzo Cimatti, Salesiano, Missionario*)。本書為列品程序是第一項也是最重要的貢獻。聖人列品部於1991年11月24日發表的報告指：「本書真實準確地按年序記錄這位天主忠僕的所有性格、活動和神修生活。」

1974年1月6日，金子神父(Fr. Dominic Savio Kennasuke Kaneko)獲委任為副列品申請人(Vice-Postulator)，列品程序於1976年11月6日於東京展開，並於1978年1月24日順利結束。杜林就這位天主忠僕在意大利的生活，在1978年4月4日至6月3日進行列品調查。1991年12月10日，眾樞機舉行大會，確認施馬迪神父的偉大品格，教宗亦簽署文件，宣告施馬迪神父榮列可敬品。

重要日期

可敬者文生・施馬迪神父

- 1879 年 生於意大利法恩札
- 1896 年 於科利佐宣發初願
- 1905 年 晉鐸
- 1922 年 瓦沙利切會院院長
- 1925 年 首個日本傳教團領隊
- 1935 年 宮崎宗座監牧
- 1937 年至 1949 年 省會長
- 1953 年至 1962 年 調布自備學院院長
- 1965 年 與世長辭（10 月 6 日）
- 1991 年 榮列可敬品（12 月 21 日）